



文学初步读物

扎波里叶村的瑪莎

革拉特珂夫著

作家出版社

扎波里叶村的瑪莎

革拉特珂夫著

項星耀譯

尹琼插图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

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*

书号1248 字数20,000 开本787×1092 1/48 印张1 6/23 插页2

1960年1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0,000册

定价(2) 0.09元

我現在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了，可是，在战前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庄員，处处离不开自己的丈夫。

在战前，我的馬克西姆——我是說我的丈夫——是这么一个积极分子，他連自己的家务，自己的妻子女兒都不顧。就是早先，他年輕的时候，也不惜为农庄牺牲生命——那受到的困难真是不用提了。我們俩都挺快活，由恋爱結合，把一切都不放在心上。后来他在紅軍服役期滿，回家时当了青年軍官。我現在也不叫人討厭，做姑娘的时候可漂亮呢——又会唱歌，又会跳舞，又頑皮，說話又伶俐。随你怎么說，我是聪明的。馬克西姆不会跟傻丫头要好：他这人太精明了。他有事总跟我商量，跟父母倒不怎么的。他常常摸摸我的头，笑笑，說：“你可真是我的女顧問！說一句就頂一句用。”

我識字，我是喜欢讀書的。我到現在还記得普希金的詩和萊蒙托夫写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，也为涅克拉索夫的詩流过泪，高声地唱：“你为什么这样

貪婪的望着道路？……”有时候唱到：“你的腋下要系上围裙，把胸部勒成畸形，你的丈夫粗暴，天天打你，你的公公凶恶，压得你不敢抬头……”眼泪便潸潸而下了。我想起了媽媽，她怎样苦了一世，不幸的女人，到死沒有享过一天福。

建立集体农庄的时候，我跟馬克西姆真是热心极了。这可以写一大本書。总之，我們各种痛苦都尝到了——死亡就跟在我們后面，夜里他遭到人家袭击……

好了，这些事不必去想它了，它已經过去，已經成了明日黃花。要談的不是这些。这一年象旋风似的到来，把我象羽毛一样卷住——这才是我要想談的。

战争刚一爆发，我們的村子好象全部震动起来了。我不知道地震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只覺得似乎連地，連房屋，連山坡上的树林都顫动了。也許，这是我的心在呻吟，只是我仿佛听到了可怕的隆隆声，后来是万籟俱寂。我記得，这是在早晨。所有的窗都开着，街上阳光照耀，晴朗的气候，空中嗅得到蕁麻和大麻的气味。我跑到門口，阳光刺着眼睛：一切都亮晶晶的，閃閃爍爍，鷄走来走去，咯咯地叫。我們的邻居，那个居心不善的旧教徒，老太婆阿加菲雅，

站在土墙旁边摇柳树下的摇篮，阴沉沉地唱着：“我們罪孽深重，上帝才在我国降下巨大的灾难。”各处传来女人的号哭声，接着是叫喊和吵闹，然后一切好象又归于沉寂了……

这时杜妮亚卡，我的女兒，慌慌张张冲进屋来——她是上鋪子买火油去的——揮着瓶子叫喊：

“媽媽，跟德国人开火了！……鋪子关了，把大家轟了出来……爸爸对我說：我馬上就来，叫媽媽別担心……”

后来一切象做梦一样。直到在村外送別馬克夏^①的时候，我才清醒。全村子的人游行似的，拿着大大小小的紅旗拥出来。路上是装着箱子、装着旅行包的大車，路两边的草地上和路前面都是人群。馬克夏携着我的手，一直笑着，对我說：

“瑪欣卡^②，这下子可得打仗了。我去打法西斯流氓，这些坏蛋闖进来，破坏了我們全部的工作……必須打他們，驅逐他們，要不，我們的生活便完蛋……瑪沙，祖国召喚我，我甚至感到自豪。我感謝你，因为你沒有哭，沒有侮辱你自己，也沒有侮辱我。我走

① 馬克西姆的爱称。

② 瑪沙的爱称。



了，瑪沙，我知道，你不会辜負我，会代替我工作的。”

他抱起杜妮亚卡，笑了。

“喂，杜妮亚卡，我交給你一个任务：不要讓媽媽哭！”

“爸爸，她可一次也沒有哭过。她自己說：讓我們爸爸快快活活的去打仗。”

“好，媽媽也是英雄！你快些長大。跟你媽媽一起把繩繩拉緊。一切責任落在你們身上了。”

杜妮亚卡还小，刚十一岁，可跟他象大人似的說：

“爸爸，你不要想我們，只管打仗，我們在这里会把一切挑在自己肩上。”

然后她抱住他，哭了。

临別的时候，我想，我会忍受不住了：我的心突然停止跳动，周围天旋地轉似的。只是有一点我牢牢的記着——馬克夏又亲切又严厉的說：

“瑪沙，我把你当磐石一样寄托着希望。我会常常写信。你不要拒絕任何工作，要走在大家前面。你們女人是优秀的。你們要保护集体农庄的利益胜于自己的眼睛，不要吝惜自己，要把农庄高高的举起。我去打仗，可是你，瑪沙，也要勇敢的战斗……”

我脑子里昏昏沉沉，对他喃喃地說：

“馬克夏，你完全不必挂念我。不必替我担心。我不会辱沒你，也不会辱沒自己。”

嗯，我們就开始了沒有丈夫的生活。农庄管理委員會原来的男干部只剩了三个，而且不久又征去了一个。留下的是白胡鬚老头子米特里·卡李亞金，那个整天睡眼蒙眬，不說話，可是发起牢騷来跟疯子一般的人。他老是說：“唉，人民，人民！有什么用。这也不会，那也不能。一切都一团糟。精明能干的庄稼人哪能这样。”另一个是涅費特·季霍耶夫，也是上了岁数的人，他对数目字最感兴趣，总是坐着打算盘，两人嘀嘀咕咕的，一天到晚耍着把戏。

第一年总算对付过去：麦子也收了，种籽也播了。可是到第二年，男人寥寥无几的时候，情况便十分困难了。

我們的村苏維埃主席是优秀的农民，他叫巴威尔·彼得罗維奇。瘦瘦的个子，稀稀的胡鬚，尖細的嗓音，老是这么忙碌，这么爽朗，叫人見了挺高兴。他現在还是我們的主席。喝，这人学識高明！一切指示，以及党的決議，他都記得，也从来不罵人，不打岔，無論責备你，开导你，跟你打趣，总是这么和气，誠懇，公正。

是的，另外还有一些男人，可是休想他們有什么特别的积极性；他們早先也大都是沉默寡言，躲在背后的。

忙碌的时刻到了——又要收割，又要打谷，可是打谷場上沒有人会开拖拉机，万一收割机坏了，也找不到人修。在修理厂工作的是两个老头子——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工，靠他們是靠不住的。可这时又要耕地，播秋种。战争刚开始，我就积极的投入农庄的工作了；我永远記住馬克西姆的嘱咐。可这时完全失去了主意。我跑去找巴威尔·彼得罗維奇。

他笑嘻嘻的接見我，叫我坐在他身边。

他說：你的忧虑和不安，我是非常明白的，瑪沙。除了你，誰能組織我們的妇女呢。他說：我到区党委去过了，他們要我推荐你参加农庄的管理委员会。他說：你又能干，又积极，又熟悉生产。妇女現在是农村中的决定力量。他說：瑪沙，你来干吧。等到选举的时候，我們讓你参加管理委员会。它的工作不大对头呢。

我要是跳起来，他馬上会批評我：

“誰答应过馬克西姆：我不辱沒你？……”

我渾身哆嗦，沒有主张。

“好，巴威尔·彼得罗維奇……只是我哪里来的力量和才能？……巴威尔·彼得罗維奇，做这种事，需要有刚强的性格，了解政策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瑪沙，你做得好的。你了解我們的妇女，能打动她們的心。万一有什么，我会帮助你。区里也会支持你。”

我們的村子很大，物产也丰富。战前，我們的集体农庄已經成了百万富翁。我們的田地接連不断，有好几公里。当然，森林很多，可是森林里有湖泊，而且都是产魚的。你在田里工作也十分愉快：溪声淙淙，云雀象流水一样啼囀。我們的森林都是松树——参天的松树，枝干跟白蜡似的，香气浮动，真是令人沉醉。

我們有一所七年制学校，一个圖書館，也常有放映队来，今年收获时节，省里来了些詩人朗誦自己的詩歌。因为萊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，我認為詩人是不平凡的。可是，来的这些人中有一个姑娘是紅头发，雀斑脸——請您相信，真叫我生气：在他們身上連一点不平凡的影子也沒有。他們也吃洋山芋，喝牛奶。吃着，喝着，不断地說：“你們这里是人間天堂！……”

他們很可怜，不过他們詩讀得好，文化工作也有成績。他們在報上把我們寫得很出色——謝謝他們。

馬克夏在這裡的時候，我就領導生產隊工作了。我的生產隊是青年隊：大都是女孩子跟我的老朋友。小組長也是婦女，都有文化。大家頑皮，活潑——誰也比不上。可是工作真了不起！一切都干得很快，連太陽見了也會眯縫眼笑。

當然，擔任領導工作我是害怕的。不管怎樣，我一向躲在我的馬克西姆背後。所以，很明显，我常常要跟他商量，跟他討論村里的一切事情。雖然他對我們婦女了解得非常透徹，可是政策還得通過我來貫徹。他常說：“瑪沙，你跟自己的女伴來領導競賽——帶動大家。你有一個巩固的核心，這可以創造奇跡。”我自然高興：他相信我，尊重我，我不仅仅是他的妻子！我的心會象鴿子一樣跳動起來，真不明白，哪兒來的力量和勇氣……呀，時代也是美好的！這幾年里我好象長了几十年。

我的女兒杜妮亞卡那時還小，她需要關心和照顧，可是我為她，也為工作找到時間。我一向生得伶俐，會找竅門：下田我帶着她，開會也是。後來我

跟女教師們办了幼兒園和托兒所。为托兒所和幼兒園，我出了很多力气：亲自了解一切細節。在这些事情上，我費的时间还不如在我們那些母亲身上多，这些不知好歹的人。

好吧，現在應該談談农庄的管理委员会了。我到了那里——人挤得滿滿的。委員們坐着：一个对着算盘，的的嗒嗒打算珠，嘴里嘀嘀咕咕，不知在說什麼。另一个，米特里，又是嘟囔，又是罵，一边呵斥一些人，一边发着什么紙張。我看到，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是有企图来的。我不吹牛，老实說，我的眼睛是銳利的，我立刻看到，什么人在作怪。在农村里，我什么人都認識，他的心思——一目了然。嗯，我想，要是瑪拉尼雅·杰多娃在这里，那么，这女人吵起来是不顧一切的。这是个固执的婆娘，不听话，狠心，一意孤行到底。在街上，在地里，也会把我們大家謾罵，至于馬克夏，她恨得他要死。在巴威尔·彼得罗維奇面前，她象尼姑一样奉承他，对他哈腰折背，可是脸色发黄，眼神象猫似的假情假意。这倒不是因为她在旧时代里自己有田有地，有过逍遙自在的生活。为旧日子啼哭，她大可不必。她的丈夫是个一无所长的汉子，酗酒，抽烟，游手好閑。我做姑娘的

时候，看到她丈夫把她打得死去活来，就曾落过好几次同情的眼泪。她生得又强健，又魁梧，干活胜过强壮的汉子：刈草，割麦，耕地，肩上能抗五普特重的袋子。象她男人那种瘦骨头，她一弹指就能掀倒。可是有什么用！女人的心现在还不开通，那时它真是漆黑一团——无怪这句话在民间流传了好几百年。丈夫虐待她，可她好象自己要讨他拳打脚踢，弄得浑身是血，牛一样叫，无法招架。有时我们用冷水浇她，扶她起来，可是她推开我们，拼命的嚷嚷：“不要你们管，不是打你们……”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！哦，可男人清醒的时候，就随她摆布。骂他，这兒那兒的支使他。他蹣手蹣脚，抽着鼻子，弯着腰，好象怕她会打穿他的脑袋似的。说实话，象瑪拉尼雅这种能干勤快的女人，在这一带是数一数二的。一家的担子都是她挑着。有时，我看见她就想：唉，瑪拉尼雅，要是能把你引导到积极的路上去，你的价值真是不可限量！……她不喜欢我们集体农庄的事业。虽然身在集体农庄，可是工作好象是被迫的，只是要算几个劳动日罢了。男人是饭桶，废物，什么工作也不会做——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可是她，尽管工作马虎，尽管仇视，憎恨，却一人能抵两人。

現在就是這位瑪拉尼雅在管理委員會里，在這煙霧弥漫的人堆里，象在自己家里一樣肆無忌憚。她兩手插腰，眼睛睜得象妖怪，叫囂聲震得玻璃窗都叮叮的響。

她見了我，手指戳我一下，哈哈大笑：

“大概就是這位積極分子想來管我們吧？可她連怎么套馬都不懂呢。”

當然啦，我一句話也沒回她。我走到米特里老爺子跟前，對他說話。

我說：“我是區委會派到管理委員會來的。巴威爾·彼得羅維奇向我宣布過了。”

“好呀，”他說，“坐在我的位子上吧，我還是搞我自己的生產去。”

“不，”我說，“米佳^①老大爺，你告訴我：你在發什么紙給大家？”

“這是適應困難的時候，”他說，“我給大家十天假期，干自己的活兒。”

“什么，干自己的活兒？把集体的丟開不管嗎？”我說。“你老糊塗了？誰批准你的？你接到了誰的

① 米特里的愛稱。



指示？”

他这种瀆职行为使我憤慨，我渾身顫栗。我的胆怯不知到哪儿去了！

“集体农民們，請听我說！这些紙是毫无效力的。我認為米特里·卡李亚金的独断独行，在我們严重的战争时期是犯罪行为。請大家把它們放回桌上。你們怎么想这主意？这怎么可以？你們这是对誰有利？現在收割的时候到了，可你們——躲进自己的小天地去？你們希望帮助敌人希特勒嗎？你們想过斯大林同志会对我們怎么說嗎？他会說：“光明之路”集体农庄不光明了；他們丢掉了工作，讓麦子在地里腐烂，使自己的战士挨餓，削弱了战綫，为德国人扫清了道路……”各位集体农民，你們希望这样嗎？凡是沒有丧失良心和荣誉的人，你們自己說吧！”

我看見，群众仿佛害起羞来：他們安靜了，沉默了。两个人把紙丢在桌上，挤回去，离得远些，到了最后面。可是瑪拉尼雅挺起胸，露出牙齿嗤笑，脸色鉄青，冲着我說：

“嘿，配角也想唱大軸戏了！你居然要鬧彀扭？你有什么資格来命令我們？我也有参战的丈夫。不要吓唬人——我們不是胆小的烏鴉。你共青团員还

沒有做出頭，就要教訓我們……”

就這樣我也不怕——我的神經已經十分激動，心也象弓弦一樣拉緊了。

“瑪拉沙①，”我說，“由於你這些行為，万一你的丈夫被殺，你要怎麼說？你不會受良心的譴責？你是這樣幫助自己的丈夫嗎？要知道，我們村里優秀的人正在跟敵人戰鬥……保卫你，也保卫我們大家。你却硬要拿這張紙，還要煽惑別人……嗯，算了，拿來吧，拿來吧！……要不，對不起，別怪我——只能怨你自己，瑪拉尼雅·基利洛芙娜。我們不是沒有好的、正直的人——除了你，我們有良心好的人。我們決不允許騷亂……要用笤帚掃除它……”

這時她又想嚷嚷，可我制止了她：

“你的話講完了，可以帶着自己的假證件走了。”

大家呵斥她，她只是哼着鼻子生氣：

“怎麼，”她說，“瑪希卡②，我不如你嗎？你為什麼目中無人？”

“我不是你的瑪希卡，”我說，用手严厉地敲敲桌

① 瑪拉尼雅的愛稱。

② 瑪沙的指小稱呼，一般是年長者對年幼者用的，所以瑪沙拒絕她這樣叫她。